

元帅交往实录系列

刘伯承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元帅交往实录系列

刘伯承

雍然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成都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解 伟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元帅交往实录系列

刘伯承

雍 然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10.875 插页5 字数200千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269-7/K·306

印数：1—1000册

定价：10.25元（硬精装）

元帅交往实录系列

编委会

主 编：

文 川

副主编：

韦 刚	云 碧	雍 然
广 日	黄 瑶	张 宁
孟 也	崔 宾	

目 录

-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
——刘伯承和周恩来 ……………陈石平 (1)
- 布衣元帅 金兰之交**
——刘伯承和朱德 ……………陈石平 (9)
- “同伯承一起共事，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伯承和邓小平……………谢戈 王秀美 (30)
- “万家生佛拜将军”**
——刘伯承和吴玉章 ……………王宗伯 (51)
- “他的心里装的只有党的事业，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
——刘伯承和陈毅 ……………甘耀履 (68)
- “一二九师变了”**
——刘伯承和徐向前 ……………谢武申 (86)
- “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

——刘伯承和叶剑英 ……………蔡仁照（92）

“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

——刘伯承和左权 ……………谢戈（103）

“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

——刘伯承和陈赓 ……………郭若冰（125）

“我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

——刘伯承和李达 ……………谢戈 王英（134）

“你们年纪轻，好好干吧！”

——刘伯承和肖克 ……………岳明（144）

在刘伯承的领导下

……………伍修权（148）

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刘伯承和孔从洲 ……………李屏（154）

“指挥是向刘帅学的”

——刘伯承和王近山 ……………孙国（158）

“没有文化是干不好革命的”

——刘伯承和何正文 ……………郑吹（167）

“老院长做学问，钻研问题真是细致入微啊”

——刘伯承和陶汉章 ……………齐生平（175）

泸州起义的得力助手

——刘伯承和许剑霜 ……………李克猷（180）

“公交问题，公事公断”

——刘伯承与张仲明

.....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183)
彝海结盟		
——刘伯承和小叶丹.....	宋 科	(187)
“抬上他走”		
——刘伯承和周鉴	陈石平 张茂峰 唐景海	(193)
“你骑上我的骡子走怎么样”		
.....	李振山	(197)
好兵不用多，一个顶十个		
——刘伯承和白高山.....	岑 平	(201)
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和提高干部		
——刘伯承和田牧.....	墨 云	(206)
“没有群众基础要打游击怎么行呢”		
——刘伯承和陈荒煤	储子德	(210)
“刘师长把心都扒给我们了呀！”		
——刘伯承和石志本		
.....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214)
“打仗，时间观念非常重要”		
——刘伯承和崔维庭.....	李士兵	(218)
“战争时期，执行命令第一”		
.....	张生华	(224)
“人民战士要经得起各种考验”		
.....	张镜霖	(232)
忘不掉的一段往事		

★ 刘伯承（元帅交往实录系列）

- 焦立中 (239)
- “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
- 曾克 (243)
- “看到字，就像见到你们一样”**
- 刘锐夫 (247)
- “谈谈我们二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吧”**
- 金凤 (254)
- “干我们这一行当，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一字之差，
会死人的”**
- 王文治 (264)
- “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
- 刘伯承和胡奇坤..... 初雨 (272)
- 刘帅古稀之年接见我**
- 朱德炘 (278)
- 不忘革命有功人**
- 刘伯承和徐宝珍..... 刘盛福 (284)
- “他已经当了国民党特务，我不能见他”**
- 刘伯承和乔茂才
-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288)
- 革命的忠诚伴侣**
- 刘伯承和汪荣华..... 陈明义 (296)
- “太行是老大，不能带这个头”**
- 刘伯承和刘太行..... 陈石平 (306)

谁也不知道他是刘伯承之子

——刘伯承和刘太行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310)

“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长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

——刘伯承和刘蒙.....盖 边 (314)

“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

——刘伯承和考尔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332)

编后记 (338)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 是非常强的”

——刘伯承和周恩来

陈石平

1950年夏，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大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他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诚恳地写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如果世上真有“缘份”一说，恐怕这就是“缘份”了。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

的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军事院校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投入紧张的工作。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刘伯承经过两次勘查地形，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这个地方选在哪里好呢？

刘伯承想起了进占南京后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所在地。

华东军大设在南京紫金山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操场开阔，各方面条件较好。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开进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党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这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党中央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

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刘伯承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1926年7月在广州。翌年夏，刘伯承曾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擘画军事，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辛苦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周恩来吃完早饭，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说。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不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笑声中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

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唯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腾地站起来。俗话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假。

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1933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拿把木枷往自己脖子上套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向周恩来建议：

“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一边倒”的形势下，又不得已而为之。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对，对，叫专家好。”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过

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办学校是一件过细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总理不愧是总理，他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

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意思。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干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巨大的支援，使军事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以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都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

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波动的、摇曳的光影。

回到住所，刘伯承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作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肖克、总政副主任肖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队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